

英法最近结盟，大概激起了公爵更大的勇气。他因此更不在意英国人的爱戴和尊重，公开承认他的宗教。英法联盟一天天越来越明显。当局宣布：坦普尔不再担任驻联省大使。唐宁代替他的职务，荷兰人视新大使为宿敌。坦普尔夫人派出的小艇引起了争执。船长驶过荷兰海岸附近的荷兰舰队，命令他们降旗致敬，向他们连续开火，直到他们回敬。荷兰海军上将凡·根特对这种胆大妄为的行径感到惊讶。他登上小艇，表示愿意根据以前的惯例，向英国国旗致敬。然而，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。荷兰人是一支舰队，在自己的海岸上。英国人只有一条船，而且不是战船。这是前所未有的创新。除非有明确的命令，他不能同意降旗。船长认为：在荷兰舰队当中重新开火，既危险又荒谬。他继续前进，向伦敦塔报告违命。

无论如何，唐宁就此获得了一项新借口。英国人蓄意决裂，为自己找了许多借口。英国宫廷推迟了几个月才抱怨，以免太早提出要求，让荷兰人有时间满足他们的要求。唐宁甚至在递交备忘录的时候，奉命不得在特定的几天之后接受满意的答复。这种谈判方式非常专横，在荷兰不切实际；在共和政体下，拖延是绝对无法避免的。荷兰人派出特命大使，将唐宁拒绝的答复送往伦敦；同时授权大使便宜行事，满足英格兰宫廷的一切要求。宫廷答复说：荷兰人的答复含混不清，但他们并没有指出产生歧义的条款或表述。荷兰使臣要求英国大臣列出自己喜欢的条款，他负责签署。英国大臣答复说：他们不该负责为荷兰人草拟文件。荷兰使臣起草一项条款，交给英国大臣，问他们是否满意。英国人回答说：等

荷兰人签署和提交了文件，他们就会表态。荷兰人决定尝试一下，签署了文件。当他们要求接见时，英国人指定了时间；但会议开始时，英国人拒绝讨论问题。他们告诉荷兰人，现在谈判已经来不及了。^①

国会长期、频繁地休会，避免了议院激烈地反对重臣。国民和重臣的倾向和利益南辕北辙，冰火难容。我们假设：查理及其盟友反对荷兰，确实意在造福国民。这种措施必定表现为非凡，甚至浪漫的爱国主义。爱国主义能引导他不顾一切困难，甚至不顾自身，谋求国民的福利。然而，他每一个步骤都向有识之士证明：目前的战争与其说针对荷兰人，不如说针对本国臣民的宗教与自由。他目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如同绝对君主，完全不受国民议会的节制。

国会长期休会。国王一方面避免了议院纠缠不休的进谏，另一方面就面临种种不便。荷兰战争的军事准备资金无从筹集。查理一面下定决心破坏三国同盟；一面借口维护三国同盟，从下议院获得大批补助。然而，债务和开支很快耗尽了这笔拨款。法兰西同意战时每年支付二十万镑，但相对于英国海军的浩繁开销，此数不值一提。如果不经国会同意而冒险征税，似乎不够成熟；因为征税权是他们的特权，英国人有理由特别珍视。开源必须另辟蹊径。国王已经公开宣布：任何人能救燃眉之急，财政部定将虚席以待。夏夫茨伯里暗示克利福德。后者立刻抓住机会，上奏国王。国王授予赏格，

^① England's Appeal, p. 22. 本年度11月12日，托马斯·费尔法克斯勋爵在隐遁中去世，卒年六十岁。他做了许多大事，为人缺乏特操。他动机纯正善良，却犯下了许多大罪。他的女儿即继承人嫁给白金汉公爵乔治·威利斯。

外加贵族封爵。他的“奇计”就是关闭国库，停止应付支出。

银行家通常把钱存入财政部，以事后征收的公共税收为偿还的担保。银行家借助这种机制，生利百分之八，有时甚至百分之十。他们手中的存款有些不付利息，有些只付百分之六的利息。他们凭借公共信用的漏洞，大发横财。国库关闭的措施突如其来，没有人警惕到危险的来临。许多商家倒闭，伦敦市一片混乱。银行家停止支付，商人不能付账。到处贸易停顿，信用破产。公众普遍受到影响。人心惶惶，彼此询问：神秘的奸臣在搞什么鬼？奸臣排挤国会和所有正人君子，从公共信用的丧失开始，公然践踏国内外最严肃的承诺。

宫廷的另一项措施就其本身而言，包含值得赞赏的成分；但我们只要考虑策划动机和实施时间，就会有力地证明国王和大臣目前的谋划多么危险、多么武断。查理决心利用他的教务至高权力。他说：教务不仅是他固有的权力，而且经过几项国会法案的认可。他运用这项权威，发布公告：暂停实施针对所有不奉国教派或无论什么抗命派的刑事制裁，允许新教不奉国教派公开举行自己的礼拜，允许天主教徒在私宅内举行仪式。复辟初年，查理已经做过同样的尝试。国会反对这种毫无结果的实验，国王就后退了。然而，查理现在期望：国会无论什么时候召集，都会更加顺服，不敢继续支配他的举措。在此期间，这些宽容的准则安抚了宫廷的宿敌死仇：不奉国教派。天主教徒在他们的庇护下，享有的自由超出了迄今法律允许的限度。

同时，谕旨圣断暂停实施《航海法案》。这项措施虽然扩张了王室特权，但似乎有益于贸易。这时，全部水手都在皇家海军中服役。英国人在第一次荷兰战争期间，同样实施了类似的暂停，没有引起多少关注，因为人们在那时不太猜忌王室。宣言还包括严厉管制出版的条款。另一项条款规定：涉嫌毁谤君上施政，必定严惩不贷。甚至听众在限定时间内知情不报，同样有罪。还有一项条款禁止进口或出口任何品类的彩陶，“只有中国陶瓷例外。蔑视陛下权威者难逃法网，必将缴纳沉重罚款、面临严厉惩罚”。当局征集了一支军队，发现加强纪律不能不实施军法，因此枢密会议违反《权利请愿书》，下令建立军事法庭。无论这些施政本身多么无足轻重，终归浸透了武断权力的浓厚气息，绝不符合法治政府的体统。国会在激烈的动乱和内战之后，希望在王国奠定法治政体的规模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：掌玺大臣拒绝在暂停刑事制裁的宣言上用印。他因此罢官，只是用了其他借口。夏夫茨伯里取而代之。就这样，其他奸党获益于他的参赞。

国内外事务同步发展。宣战前，罗伯特·霍尔姆斯爵士袭击士麦那的荷兰船队。这支船队有七十艘船，价值一百五十万。虏获宝贵战利品的希望构成了查理当前参战的强烈动机。他考虑以此支持军事雄图。霍尔姆斯率领九艘护卫舰和三艘快艇，奉命执行这项命令。他在海峡内迎面穿过斯普拉格舰队从地中海返航。斯普拉格告诉他，荷兰人正在接近。惜乎霍尔姆斯希望独占荣誉和利益，不肯泄露上谕的秘密。否则两支舰队并肩作战，胜利万无一失。霍尔姆斯以友好的

态度接近荷兰船队，邀请荷兰护卫舰队的海军上将凡·内斯登上自己的船。他部下的船长同样阴险地邀请荷兰海军少将登船做客。然而，荷兰将领保持警惕。他们已经获悉英国人心怀恶意，将所有战船和商船列成良好的防御阵形。他们三次英勇抗击英国人的进攻，就像他们时常英勇自卫一样。在第三次进攻中，英国人俘获了一艘荷兰战船和三四艘最无足轻重的商船。其余的船只凭借技巧和勇气，且战且走，借着浓雾的保护，安全驶入自己的港口。荷兰作家称这次袭击为背信弃义的海盗行径，甚至许多英国作家也这么认为。这次袭击至少不合法，同样不成功。始作俑者蒙受了双重的耻辱。英国大臣试图为此道歉，假装只是一次偶然的遭遇战，原因在于荷兰人顽固地拒绝行降旗礼。然而，相反的事实已经众所周知，甚至霍尔姆斯本人都不能保证坚持这种说法。

英国人不断威胁和备战，但荷兰人直到这次事件发生，从来没有当真。他们一直相信：只要满足某些金钱方面的要求，或是奥尔治亲王提出某些建议，纠纷就会到此为止。法国人自己从来没有指望英格兰的援助，几乎不可能相信：英国人居然违背了荣誉和策略的一切准则，为法国野心勃勃的计划推波助澜。英国人的利益原本在于抵制法国的野心，他们有力量反对法国。但查理走得太远，无法后退。他立刻下诏，向荷兰宣战。他利用最琐屑、最虚伪的借口，公然践踏条约。有些人抱怨，这样对东印度公司不利，但公司予以否认。有人提到，一批英国人在苏里南遭到扣押，但这些人看来是自愿留在那儿的。一支荷兰舰队在本国海岸拒绝向英国快艇降旗致敬。此事被添油加醋，大肆夸张。英国人拼凑种

种借口，其中包括画像侵权，以此为争执的理据。荷兰人迷惑了很久，不明白这一款的含义。最后，他们发现：多特某一位地方官定制了德·维特兄长科尼利厄斯的画像，挂在市政厅会议室里。抱怨的口实由此而生。从这幅画上看，画家描绘了港口内几艘燃烧的船只。据信，画面就是查塔姆。德·维特确实在此地大显身手，赢得盛誉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幅画会给他的国家带来残酷的报复。这次袭击发生在公开的战争中，久已被人遗忘。国王在诏书结尾仍然宣称：他决心遵守三国同盟，亲睦其他盟友。

路易的宣战比较体面，如果赤裸裸的暴行和不义配得上体面一词的话。他仅仅声称：荷兰人的行径不合他的荣誉，他忍无可忍。法兰西国王的战备声势浩大。他陶醉于野心，自诩我战则克。瑞典人推出了三国同盟。明斯特主教约定接受补助，协助法兰西。科隆选帝侯同样加盟，将波恩和其他市镇交给路易。法军在那里建立军械库，准备入侵联省。法兰西王国的常备军超过十八万。现在，法兰西国王将半数以上的大军调到荷兰边界附近。科尔贝井井有条、理财有方、勤勉不倦，对君主的野心和国民的幸福同样大有裨益，准备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库。卢瓦尔以无情的警觉，作好了一切军事准备，为大战铺平了道路。孔代、蒂雷纳统率大军，卢森堡、克雷奎辅弼。一代将星，荟萃于是。他们的用兵和盛名激发了所有人的勇气。国王亲自劳军，最勇敢的贵族扈驾。他以未来的酬劳和国王的首肯激励军心，后者比前者更宝贵。战争的疲劳不曾中断喜庆。战争的光荣装点了危险。英勇和文雅是法兰西国民的天赋，从未像这一刻一样光辉

灿烂。

德·维特在外国宫廷中消息灵通的程度，不及他在国内事务中警觉敏锐的程度；但他早已接到许多情报，预测到这次致命的联盟。危险迫近，他本应早作准备、勤于应对，但他无意于此。他明白，英法联盟会摧毁英格兰王国的利益。因此，他得出结论：这种有害无益的联盟不可能真正付诸实施。他忽视或没有理解查理的性情和隐秘的观念，深信这种谬误的推论，听任联省毫无准备，为时太久。最后，意外接踵而来。

荷兰国民由于长期和连续的商业成功，丧失了尚武精神。他们的防务完全依靠雇佣兵。联省在《威斯特伐利亚条约》签署以后，跟西班牙议和，跟法兰西结盟。他们相信条约足恃，削减了大部分军队，不再充分关注余部的纪律。贵族党获得胜利，为审慎起见，遣散了许多经验丰富的旧军官。后者忠于奥兰治家族。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取而代之。他们多半是市政官员的子侄，借此支持党派利益。这些新军官依靠朋友和家庭关系，忽视军事义务。据说，其中有些人甚至获准雇人顶替，付给替身一小部分军饷。英荷战争期间，全国的军事力量都已解散。路易入侵佛兰德，三国联盟随后迫使法军撤退。在低地的所有战争中，这些军队赢得了大部分荣誉和财富。没有任何新军填补他们的空白。

德·维特意识到处境危险。警报从四面八方飞来。他极力亡羊补牢，但这些漏洞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弭。何况，奥兰治派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。无论他提出什么建议，奥兰治派都会反对。德·维特久持国柄、权倾海内，足以招妒积怨。

目前的事件唤醒了他的敌人和对手。他们将共和国当前的危局完全归咎于德·维特的领导无方。最重要的是，民心爱戴年轻的王子。民众长期遭到严格约束，由此获得了新的力量。民变崭露头角，共和国面临大乱的威胁。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时年二十二岁，日后出类拔萃的品质已经崭露头角。德·维特本人给他提供最优质的教育，教他政体的原则和健全的政策。他的慷慨造就了敌人的强大。他说：他一向担心自己的党派处境危险，决定让亲王参知政事。如果将来国有急难，亲王执掌政柄，就有能力尽忠报国。迄今为止，威廉的举止非常值得赞赏。他外有英格兰和勃兰登堡的强宗近戚，还是明确表示决心：上进只会依靠联省。他的整个举止非常符合国民的精神。他沉默寡言、深思熟虑、肯听、肯问、明达、沉着。他只要下定决心，无论肯定还是否定，都会坚决执行。他致力于公务，几乎不介意个人喜乐。这些品质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国民意识到，他们的自由、荷兰的存在都要归功于奥兰治家族。他们记得，他伟大的叔父莫里斯年纪轻轻，就能抗击西班牙的霸道，保卫国民。他们愿意让亲王获得列祖列宗的一切权威，希望他英勇善战、用兵有方，解父老燃眉之急。

两个强大的党派互争雄长，都反对敌人的防御方案。各项计划无不延误。决策难，执行弱。征兵确实使军队补充到七万人。^① 亲王出任共和国海陆军统帅，总揽全部兵权。然而，新军不能刹那间获得纪律和经验。只要所谓的“永久法

^① Temple, vol. i. p. 75.

令”仍然生效，奥兰治派就不会满意。法令规定：亲王不得跻身摄政之列，不得染指民政。

德·维特派的准则一直是悉心培植海事，置海军于陆军之上。他们说，奥兰治诸王子毫无道理地偏袒陆军。最近两次激烈的英荷战争锻炼了海军的勇武，改进了水手的技能。最重要的是：当时最伟大的海军统帅德·鲁伊特和拉夫斯坦派结成紧密联盟。人人都满怀信心，迅速服从他。因此，德·维特加快装备舰队的速度。他希望初战告捷，激励联省萎靡不振的士气，支持他自己日益衰落的权威。英国人似乎以某种特殊方式，激烈地反对他。他决心报复英国人的所作所为。他认为，自己和祖国都有理由抱怨英国人的行径。英国人提议结成紧密的共同防御同盟，诱使联省共和国解除了法荷同盟。荷兰人刚刚接受，英国人就寒盟背信。他们奸诈地诱使荷兰人冒犯法兰西；自己却联合法兰西，策划毁灭荷兰。英国人袭击荷兰的贸易，那是荷兰人唯一的生计；袭击发生在完全和平的时期，甚至两国当时还是亲密盟友。英国人出于可耻的贪欲，侵犯信托给他们的财产。他们希望掠夺毫无防备、毫无保护的财产。他们违背自己显而易见的利益和荣誉，对荷兰在上次战争中的胜利结局耿耿于怀。这场战争最初源于他们自己肆无忌惮的傲慢和野心。德·维特考虑：荷兰的繁荣昌盛已经成为普遍嫉妒的目标。对如此危险的敌人，只有迎头痛击，祖国才会格外满意，未来的安全才能获得保障。

德·鲁伊特基于类似的动机和观点，率领强大的舰队出海，包括九十一艘战船和四十四艘火船。科尼利厄斯·德·

维特担任联省代表，登船出征。他们搜寻约克公爵统率的英军舰队。后者已经跟法兰西统领德特雷的舰队会师。联合舰队顿兵索尔贝，疏于设防。三明治是经验丰富的军官，向公爵提出警告；但据说答复竟然是让他多担心谨慎，少担心勇气。敌人一出现，全体人马匆匆各就各位。许多舰只得切断缆索，以便作好迎战准备。三明治统率前锋。他决心不成功便成仁，但还是以审慎调剂勇气。全军得以获安，主要应该归功于他。他加快速度，驶出海湾。联合舰队聚集在海湾内，德·鲁伊特不难用火船摧毁他们。三明治明智的举措为约克公爵统率的主力 and 德特雷统率的后队争取了分散的时间。在此期间，他冲向荷兰舰队。他身先士卒，吸引了最勇敢的敌人。三明治击毙荷兰海军上将凡·根特，击退了他的座舰，击沉了另一艘冒险靠拢的敌船。他击沉了三艘企图缠斗的火船。他的座舰遍体鳞伤，船上一千人马有将近六百人死在甲板上，但他的火炮仍然不断向敌人阵形当中射击。然而，另一艘火船比先前的战友运气更好。他的座舰落入火船掌握中，现在毁灭已经不可避免。船长爱德华·哈德克发出警报。三明治拒绝逃走，英勇地迎接死亡。他认为：公爵轻率的表示就是奇耻大辱，死亡是远离耻辱的避难所。

三明治在激战时，德·鲁伊特没有无所作为。他向约克公爵发动进攻，穷追了两个多小时，经历了三十二次战役。海军上将说：在他参加的战斗中，以这一次最为激烈顽强。公教的座舰四分五裂。他只得弃船，将帅旗移到另一艘军舰上。他的舰队寡不敌众，直到约瑟夫·乔丹爵士接替三明治，赶来支援。战斗变得势均力敌，一直持续到晚上。荷兰人撤

退了，英国人没有追击。两大海上霸主的损失大体相当，英国人一方或许稍重。法国人几乎没有损失，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参战。法兰西民族的性格并不畏缩，因此人们断定：在英荷两国鹬蚌相争之时，他们接到了保船的密令。在目前的战争中，几乎所有其他战役都倾向于证实这种怀疑。

荷兰人迎战两强联合舰队，颇有斩获。他们可以说赢得了荣誉，但德·维特的目标至少需要大获全胜，或是从四面八方的滔天洪水中拯救祖国。他希望，法国人进攻马斯特里赫特一侧边境。这里深沟高垒，有精兵戍守。然而，路易有科隆盟友之助。法兰西国王决定，从更薄弱、更缺乏防御的一侧进攻。选帝侯和明斯特主教的军队驻守莱茵河对岸，分散联省的军队和注意力。荷兰军队太弱，无力保卫如此辽阔的边界。他们分兵进驻众多市镇，没有留下足够强大的野战军。绝大多数要塞没有强大的戍军。路易在维塞渡过默兹河，围攻奥尔索市镇。这里属于勃兰登堡选帝侯，但由荷兰戍军驻守。法兰西军队在三天内破城。国王兵分四路，同时进攻巴里、维塞、埃默里克和莱姆堡。这些地方都有正规的要塞，军队给养并非不足。区区几天时间内，四镇全部投降。荷兰举国震恐。列强联军进犯共和国，所向披靡、概莫能当。联省古老的光荣和目前的伟大，蔑如之何。总督没有统率乌合之师的经验。绝望普遍熄灭了荣誉感。在这样极度危险的情况下，只有荣誉感才能激励人们英勇抵抗。

路易向莱茵河岸推进，准备渡河。荷兰人祸不单行，恰逢大旱。最大的河流流量锐减，许多地方可以涉水而过。法兰西重甲骑兵激于御驾亲征，锐不可当。他们冲进河中，但

阵容不乱。步兵团乘船渡河。对岸的荷兰军团寥寥无几，无从抵抗。于是，莱茵河天堑门户洞开。渡河没有危险，但并非没有光荣。当时，法兰西廷臣讴歌庆贺。诗人的谀辞寿命更长，流传后世。

每一次成功都增加了征服者的勇气，打击了被征服者的士气。奥兰治亲王虽然审慎超出了年龄，终归新任统帅、不谙军情。党争激烈，因此人人莫知所从。斯肯要塞原先以坚守著称，为众望所寄；却在仅仅几天时间内，向蒂雷纳献城投降。同一位将领还占领了安海姆、罗泽姆堡和尼麦根，各镇望风披靡。同时，多兹堡向路易开城投降。不久，哈德维克、阿莫斯福特、坎佩恩、雷嫩、维亚纳、埃尔伯格、佐沃尔、库勒姆堡、瓦格宁根、洛赫姆、武尔登全都落入敌手。格洛尔和代芬特尔向统率明斯特军队的卢森堡元帅投降。法军长驱直入，联省戍军抵抗不力。每小时都传来新的噩耗。

奥兰治亲王率领为数不多、士气低落的军队，退入荷兰省。人类的一切手段和勇气都已用尽，因此他期望国家的自然力量多少有所抵抗。乌德勒支省和乌德勒支市派出代表，向路易投降。洛克福德侯爵的骑兵攻陷了距离阿姆斯特丹只有三里格的纳尔登。他若乘胜直取莫登，不难轻取该城。他麾下十四名掉队的士兵出现在城门口，地方官向他们交出钥匙，但一位独自放牛的女仆升起吊桥，阻止他们占领要塞。后来，地方官发现敌军寥寥无几，就把他们灌醉，拿走了钥匙。莫登密迩阿姆斯特丹，这里的大炮就能骚扰进港的船只。

路易和豪华的宫廷在乌德勒支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。法军到处所向披靡，诚然荣莫大焉，但胜利主要源于敌人的

怯懦无能、用兵无方，而非自己的勇武、审慎。他已经拿下了海尔德兰、上艾瑟尔和乌德勒支三省。格雷宁亨岌岌可危，弗里斯兰无险可守。只有荷兰和泽兰尚有困难。国王筹划适当的绥靖手段。孔代和蒂雷纳建议他将占领的绝大部分市镇工事平毁，以各地戍军加强主力，形成继续征服的态势。卢瓦尔希望其他各省软弱无力、士气低落，可以轻易攻取。他建议国王分兵戍守各地，便于以后弹压国民。国王接受了他的建议，但不久就证明失策至极。

在此期间，共和国全体国民没有燃起高贵的怒火。他们非但不曾万众一心地痛恨傲慢的征服者，反而将怒火发泄在不幸的大臣身上。以前，人人都对他的审慎和廉正报以应得的赞誉。军队景况恶劣，算在他的账上。总督用人不当，归咎于他的偏见。随着怯懦的事例成倍增加，人们怀疑内部有叛徒。民众想到德·维特原先跟法国的联系，相信他和他的党羽将自己出卖给死敌。奥兰治亲王虽然年轻、缺乏经验，却像邦国的唯一救星。人们在恐惧的驱使下，蜂拥加入他的党派。他们一直偏爱和倾向这一派。

只有阿姆斯特丹还有残存的勇气。他们制定了正规的防御方案，试图鼓舞其他市镇的斗志。地方官迫使市民严密执勤。可能叛乱的失业民众定期领取饷银，武装保卫公众。某些停在港口的无用船只予以改装，驻守岗哨、保卫城市。水闸打开，附近乡村尽付泽国，不考虑损害多大。所有各省如法炮制。毫不犹豫地采取极端措施。人们以高度的技巧和高昂的代价，从大海夺取良田沃土，就这样重新淹没在海水下。

三级会议召集，考虑还有什么办法拯救残余的国土。共和

国不久前还繁荣昌盛，现在却走投无路。他们四面环水，阻止了敌人的进犯；但他们讨论解救当前危局的唯一手段，并非风平浪静。贵族投票通过决议：只要他们的宗教、自由、主权得救，其他一切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给征服者。十一座市镇赞成同样的态度。只有阿姆斯特丹公开反对一切和约，不肯向胜利的傲慢敌人乞和。虽然他们反对，三级会议还是派出使节向两位结盟的国王乞怜。他们决定将马斯特里赫特和七省以外的所有边境市镇割让给路易，同意支付巨额战争开支。

路易和他的大臣卢瓦尔、庞伯恩商议目前的紧急措施。他仍然偏爱前者的激烈建议，实为欧洲之幸。他提议：根据以下条件，撤出最近征服的土地。联省撤销最近对法国商品征收的一切关税，准许天主教徒公开举行宗教仪式，准许天主教徒分享教堂，依约供给天主教神父。共和国割让以下各地：所有前线市镇，尼麦根、斯肯、罗泽姆堡，海尔德兰省在莱茵河对岸的部分、博梅尔岛、圣安德鲁斯要塞、拉夫斯坦和克雷维科要塞。联省赔偿两千万里弗军费。荷兰每年赠送金像章一枚，承认国王和历代先王开恩援手，保存了他们的自由。荷兰应该接受英格兰国王的一切要求。路易只给他们十天时间决定是否接受这些条件。

荷兰使臣赴伦敦求和，受到更糟的接待。当局不准任何大臣接见他们，他们遭到某种软禁。宫廷态度苛刻，但荷兰使节的出现却激起了国民普遍的同情，甚至愤慨。有些人预见到这种危险举措的目的和结果，格外倾向荷兰人。他们说：欧洲最强大的两位君主分别掌握了海陆霸权，背弃了庄严的条约信义，联合起来消灭杰出的共和国。对于法国的邻邦、

英国的臣民而言，他们的成功意味着什么？查理结成三国同盟，以便约束法兰西的势力。这充分证明，他不是因为无知才犯错。他以这项明智的措施谋求国民的赞誉，如愿以偿。他现在反其道而行之，肯定打算不再依赖国民，漠视他们的态度。国民完全臣服，国会忠心耿耿。国王没有受到挑衅，就策划征服自己的臣民。国王为了更加安全地剪除国民在国内的自由，牺牲了他们所有的海外利益。联省是英格兰真正的屏障。国王为了消灭臣民视界内的所有自由实例，必须将荷兰抛弃给英格兰最危险的敌人。全世界暴政联合起来，反对法律与自由。全人类残存的一点天赋人权将会永远沦于奴役和不义。残余的权利虽然风雨飘摇，但迄今仍然值得珍惜。

查理害怕触怒盟友，苛待荷兰使节。法兰西军队出乎意料地迅速挺进，他并非完全没有感到不安。他料到：如果荷兰遭到彻底的征服，荷兰的贸易和海军都会加强法兰西的实力。西班牙低地各省不久就会落到同样的下场。路易这时无求于盟友，不会继续认为他的利益在于支持查理征服不满的臣民。查理从来预见不到遥远的后果，但这些事件的意义显而易见。他并不嫉妒或猜忌，但法兰西军队势如破竹，自己却面对有力的抵抗，不免焦躁不安。他很快就打发荷兰使节离开，以免他们在臣民中策划阴谋。英国人对他们非常偏爱。然而，他遣使赴法兰西。首先是白金汉和阿林顿，不久以后是哈利法克斯勋爵。法兰西国王目前春风得意，使节将会重启英法谈判。

这些使臣途经荷兰。人们以为他们将与窘困的共和国议和，到处欢声雷动，各地民众高呼：“上帝保佑英格兰国王！”

上帝保佑奥兰治亲王！混乱归于三级会议！”英国使节几度会见奥兰治亲王和三级会议，但没有提出公平合理的和平建议。他们前往乌德勒支，在那里续订英法同盟。双方同意：未经对方同意，不得单独议和。他们随后提出了自己的条件，主要条款如下。荷兰人应该无限定、无保留地降旗致敬。荷兰舰队在本国海岸同样应该向英国国旗保护的最小船只降旗致敬。反对国王的逆贼、煽动毁谤的作家一经抗议，就应该永远逐出联省所有领土。荷兰人应该向国王支付至少一百万斯特林（sterling）军费；为获准在英国海域捕鱼，每年还应该支付一万镑。荷兰人应该让英国人分享印度贸易。奥兰治亲王及其后裔应该享有联省统治权，至少应该享有摄政的尊位。历代先君享有的“海陆军统帅”就足够了。瓦尔赫伦岛、斯露莎城堡和市镇，卡德桑特、格里、沃恩诸岛都应该交给国王，作为执行前述条款的担保。

路易提出的条件剥夺了联省共和国所有的安全保障。这样一来，法兰西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从陆路入侵。查理提出的要求同样剥夺了他们海上的安全，让英格兰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海路入侵。两强联合，势不可当。荷兰人无从防御，几乎彻底绝望。激烈的党争大大加深了他们的痛苦，继续在各地上演风潮。德·维特极其顽固地保卫他自己的自由体制，在共和国危在旦夕之际仍然坚持反对撤销《永久法令》。现在，荷兰国民对这项法令深恶痛绝。最后，他们的狂怒如虎兕出柙，横扫面前的一切障碍。他们在多特发动叛乱，强迫长吏签署撤销条款要求的文件。这是联省全面叛乱的信号。

阿姆斯特丹、海牙、米德勒堡、鹿特丹各地国民拿起武

器，将市政官员踩在脚下，强迫他们服从奥兰治亲王。民众将他们厌恶的官吏逐出官厅，要求奥兰治亲王另选贤能。他们像任何时代的乱民一样，一有机会就向上等人发泄仇恨，对保护自己的市民自由非常漠不关心。

德·维特的天赋和品德出类拔萃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妒恨的主要目标。民众的狂怒和偏见都指向他。四位刺客在街上袭击他，唯一的动机就是误入歧途的热忱。他身负多伤，留下等死。只有一位刺客受到惩罚，其他人都逍遥法外。德·维特的兄长科尼利厄斯出师海上，既勇敢又审慎；不得不称病登岸，现在被软禁在自己的多特宅邸内。一群刺客破门而入，家人和仆人竭尽全力才把他们赶走。在阿姆斯特丹，狂怒的暴民包围德·鲁伊特的住宅。勇敢的海军上将本是风雨飘摇的共和国唯一救星，他的妻儿一度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。

理发师蒂彻莱素以无赖著称，控告科尼利厄斯·德·维特收买他给奥兰治亲王下毒。这种指控毫不可信，甚至荒谬绝伦，轻信的群众却照单全收。法庭传唤科尼利厄斯。法官要么因同样的偏见而不分是非，要么不敢反对群众的狂潮，判他有罪。此君在战争中英勇地保卫国家，一度位极人臣，却落入刽子手网中，惨遭残酷的折磨。他在最大的痛苦中，仍在自辩清白，一再重复贺拉斯的颂歌，借此抒发他悲惨的际遇：

“Justum et tenacem propositi virum, &c”^①

① 贺拉斯的诗歌可以翻译如下：“有君子兮，求令德兮。心贞意正，有守有常。群氓嚣嚣，怒海汹汹。峻节熠熠，磐石不移。谁谓毒焰，逞彼凶威。彼苍何瞶，洪流滔滔。君子守常，无忧无惧。虎兕出柙，玄黄板荡。君子知命，反本归真。清凉火聚，何有于我！”（Blacklocke）